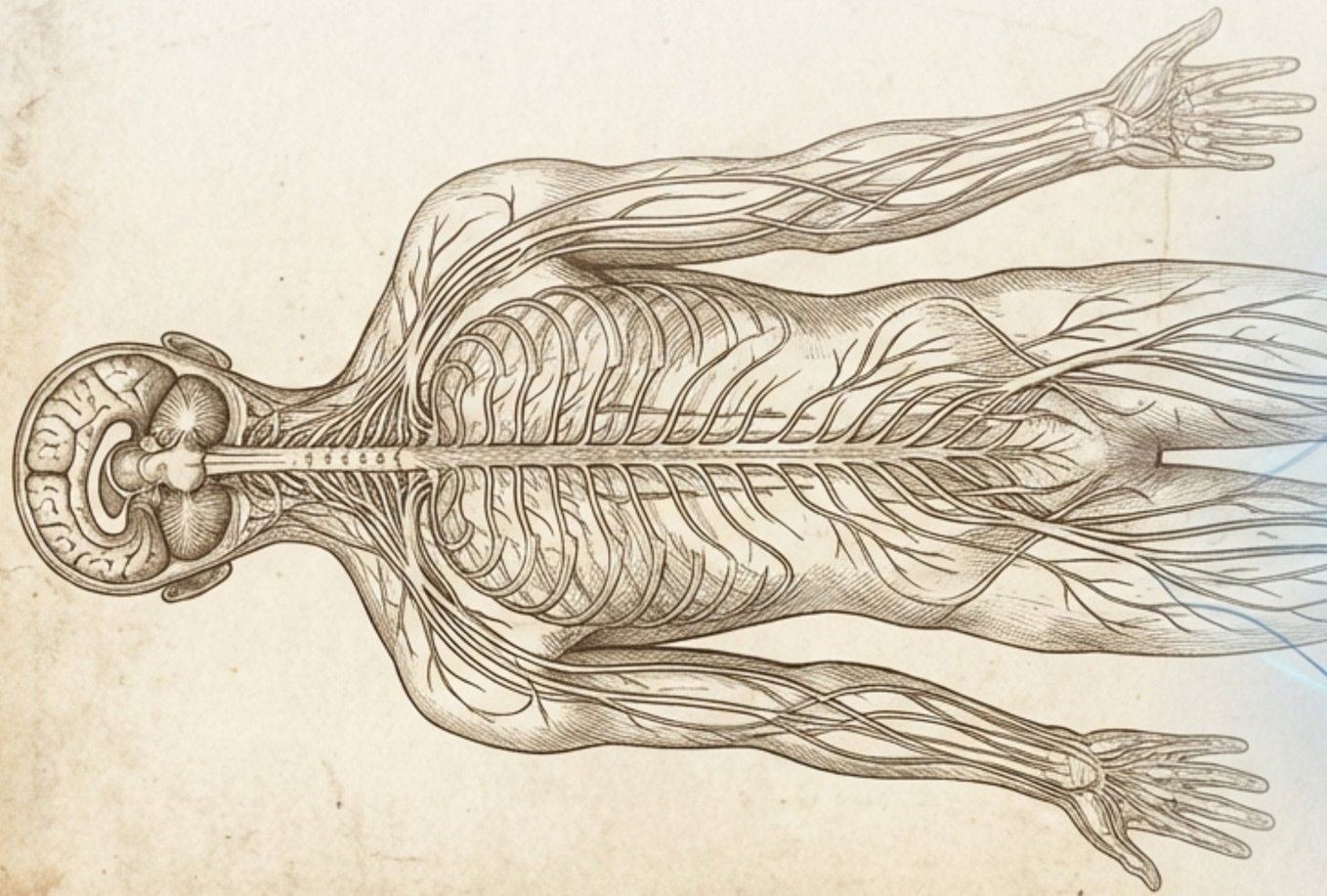
一场终结苦难的革命，为何曾被视为撒旦的诱惑？

从外科麻醉的激烈历史，审视我们对“情感痛苦”的固有观念。



NotebookLM

“刀”与“痛”：麻醉诞生前的外科手术

在麻醉出现前，外科手术是一场酷刑。法国著名外科医生阿尔弗雷德·韦尔波（Alfred Velpeau）在1839年断言：“在外科手术中，‘刀’和‘痛’是两个在患者心中永远无法分割的词语。”

手术室里充斥着“可怕的尖叫声”，与中世纪的酷刑室无异。病人必须被牢牢捆绑，或由几名壮汉按住。

当时的“止痛”方法：

- **脑震荡麻醉：**用木槌重击包裹着皮革头盔的头骨。
- **失血：**大量放血，常常导致致命后果。
- **烙术：**用滚油或烧红的烙铁封闭伤口，或将截肢后的残端浸入沸腾的沥青中。



“我从不奇怪病人会死，我奇怪的是外科医生怎么能活下来。”

——哈佛大学校长爱德华·埃弗里特（Edward Everett，1794-1865）

NotebookLM

革命的黎明：乙醚与氯仿的发现

19世纪40年代，乙醚（1846）和氯仿（1847）的引入，为终结外科手术的痛苦带来了希望。



霍勒斯·威尔斯（Horace Wells, 1815-1848）

悲剧的先驱。最早尝试将笑气（N_2O）用于牙科手术，但公开演示失败，最终在潦倒与疯狂中自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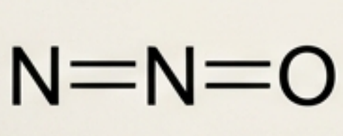
威廉·莫顿（William Morton, 1819-1868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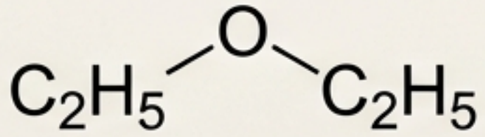
雄心勃勃的推广者。1846年10月16日，成功公开演示乙醚麻醉，开启了外科麻醉的时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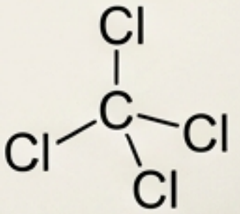


詹姆斯·辛普森（James Simpson, 1811-1870）

富有同情心的改革者。率先将氯仿用于无痛分娩，并坚决回击来自宗教和医学界的反对声音。







“先生们，这不是一场骗局。”——外科医生约翰·柯林斯·沃伦（John Collins Warren）在莫顿成功演示后说道。

NotebookLM

反对之声（I）：“痛苦是上帝的旨意”

许多神职人员和信徒认为，痛苦是原罪的惩罚，试图消除痛苦是亵渎神明。
上述经文被视为女性必须在痛苦中分娩的“神圣法令”。



> **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**
> **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**
>
> ——《创世记》3:16

历史的极端：1591年，
苏格兰贵妇尤菲姆·麦卡扬
(Eufame Macalyane)
因在分娩时寻求止痛，被
控巫术并处以火刑。

一位牧师警告说，氯仿麻醉是“来自撒旦的诱饵，它表面上祝福女性，但最终会使社会变得冷酷，并夺走上帝在危难时刻听到的深切祈求。”

辛普森的反驳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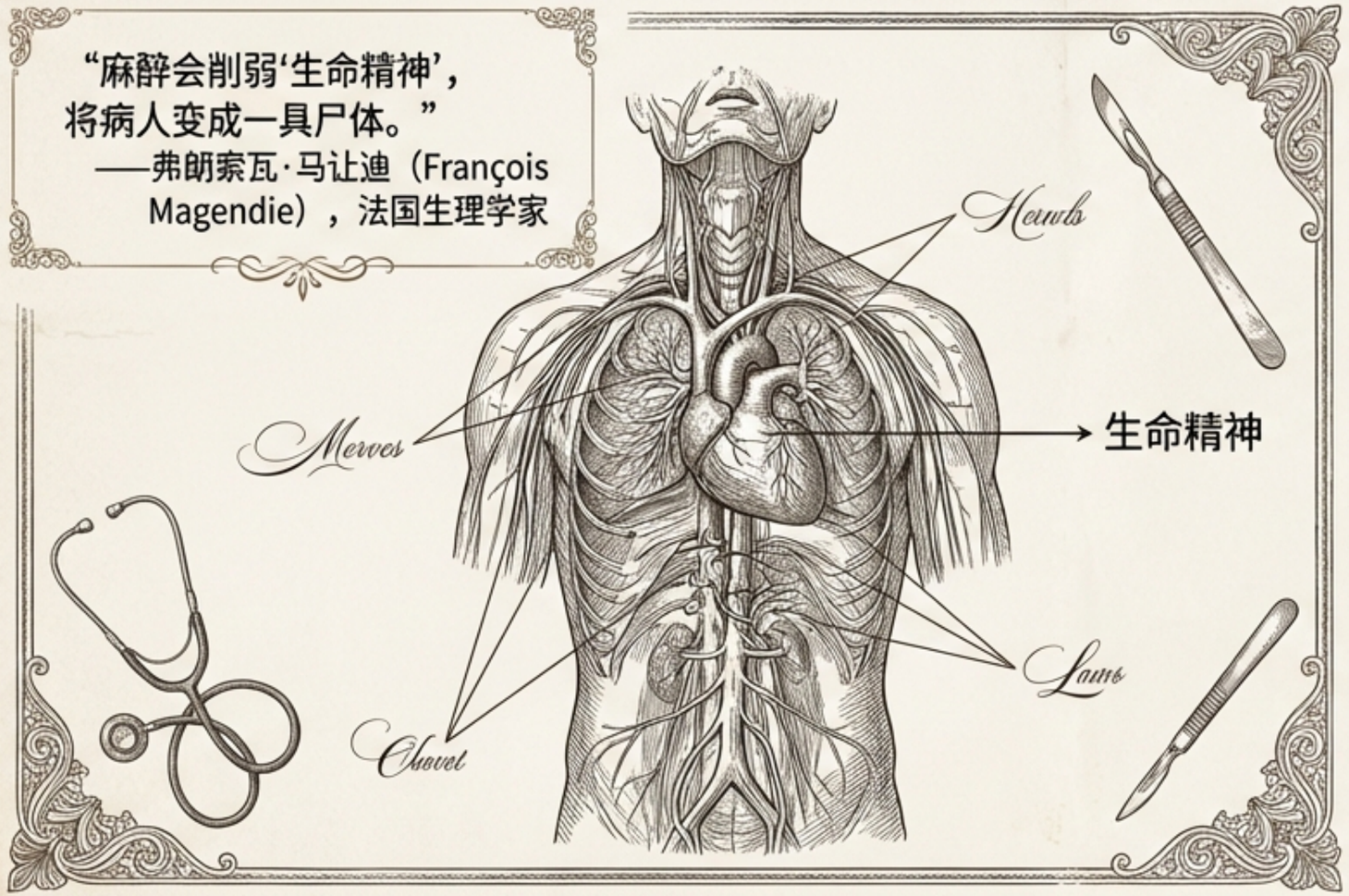
他引用《创世记》2:21——“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”——指出上帝自己就是第一位麻醉师。

NotebookLM

反对之声（II）：“痛苦对生命至关重要”

当时的医学界认为痛苦是生命力的体现，是诊断和治疗的关键信号。

“麻醉会削弱‘生命精神’，
将病人变成一具尸体。”
——弗朗索瓦·马让迪（François Magendie），法国生理学家



来自权威的观点：

- 伦敦南部医学会：德高望重的塞缪尔·格尔医生（Dr. Samuel Gull）宣称，试图废除痛苦是“一种危险的愚蠢”。一位纳恩医生（Dr. Nunn）则表示“无法想象没有痛苦，外科医生该如何是好”。
- 普遍观念：“痛苦越剧烈，我们对生命的力量和能量就越有信心。”



分娩的痛苦是“生命力最值得期待、有益且保守的体现”。
——查尔斯·梅格斯（Charles Meigs），
杰斐逊医学院教授

NotebookLM

反对之声（III）：“非人化”与道德恐慌

反对者认为，无痛状态剥夺了人的基本人性和尊严，甚至会引发不道德的行为。

麻醉下的道德风险！

普遍存在一种谣言，认为麻醉会激发性幻想，将分娩变成一场巨大的狂欢。医生泰勒·史密斯（Dr. Tyler Smith）警告，对于一个有教养的女性来说，“仅仅是想到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并表现出无法控制的行为，就比忍受极度的肉体痛苦更可怕。”



痛苦塑造高尚品格

神学家认为，勇敢承受的痛苦能提升精神境界。美国牙科协会首任主席威廉·阿特金森（William Atkinson）抗议道：“我认为麻醉是魔鬼的产物……我不认为人应该被阻止去经历上帝要他们承受的一切。”



军队拒绝麻醉！



加拿大军队的外科总长最初拒绝使用麻醉剂，理由是他们“有男子气概的士兵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小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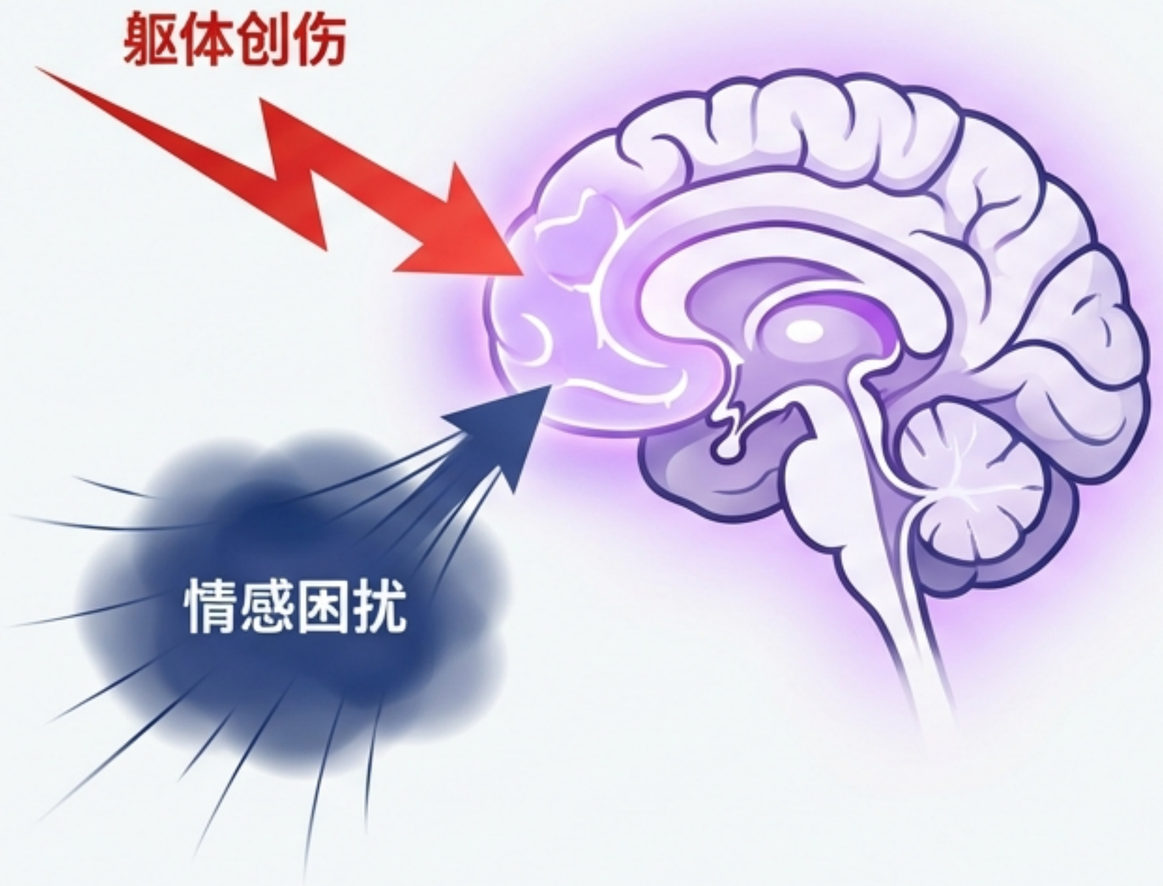
NotebookLM

历史的回响：昨天的躯体之痛，今天的精神之痛

19世纪反对外科麻醉的论点	21世纪反对消除情感痛苦的论点
违背上帝/自然的旨意：痛苦是神圣的惩罚或自然的秩序。	不自然：负面情绪是人性中自然且必要的一部分。
痛苦具有诊断价值：疼痛是身体出问题的信号。	痛苦具有引导价值：悲伤、焦虑是心理问题的信号，促使我们改变。
削弱“生命力”：麻醉使人失去活力，变得像尸体。	剥夺“人性”：没有痛苦的世界会让我们变得肤浅，失去深度和同理心。
痛苦塑造品格：承受痛苦能使人精神升华，变得坚强。	痛苦使人成长：逆境和痛苦是个人成长和获得智慧的必要条件。
道德风险：药物会使人失去控制，行为不端。	“索麻”的威胁：药物会让人沉溺于虚假的幸福，逃避现实。

NotebookLM

两种痛苦，一个根源



我们语言中“躯体之痛”与“精神之痛”的二元对立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。两者共享着共同的分子基础和令人不悦的感受质地。

- 直觉上，极端的“躯体之痛”更糟。然而，正是无法忍受的“情感之痛”导致全球每年近百万人自杀。
- 未经治疗的躯体疼痛通常会导致抑郁，而抑郁症常常表现为躯体症状。

生物技术可以废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，因为它们都源于我们可被编辑的基因编码。

NotebookLM

关键的区别：从“抑制意识”到“增强意识”

历史的类比并非完美。未来的技术与过去的麻醉剂在根本目标上截然相反。

传统麻醉/止痛剂

其作用是减弱或消除意识和官能。使用者交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。





未来情绪增强技术

其目标是加深、丰富和强化我们的意识质量。它们可能扩展我们的智力、身体、感官和审美能力，甚至提升我们的精神、内省、共情和道德敏感度。情绪的提升通常会增强一个人的自主行动能力和能动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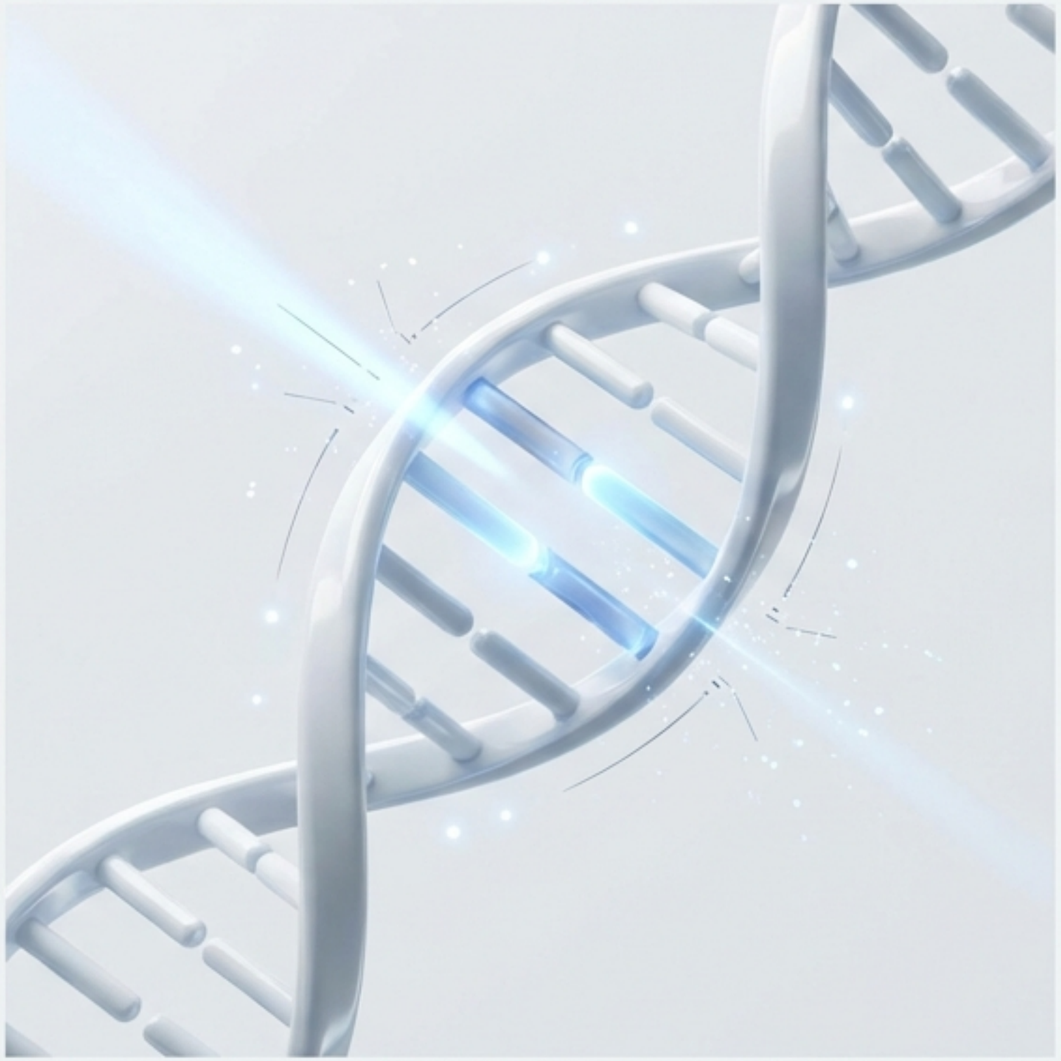
NotebookLM

废除主义项目：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是可能的吗?

借助后基因组时代的医学，我们可以重写我们的遗传密码，从根本上消除痛苦的生物学基础。这不再是治疗，而是彻底的废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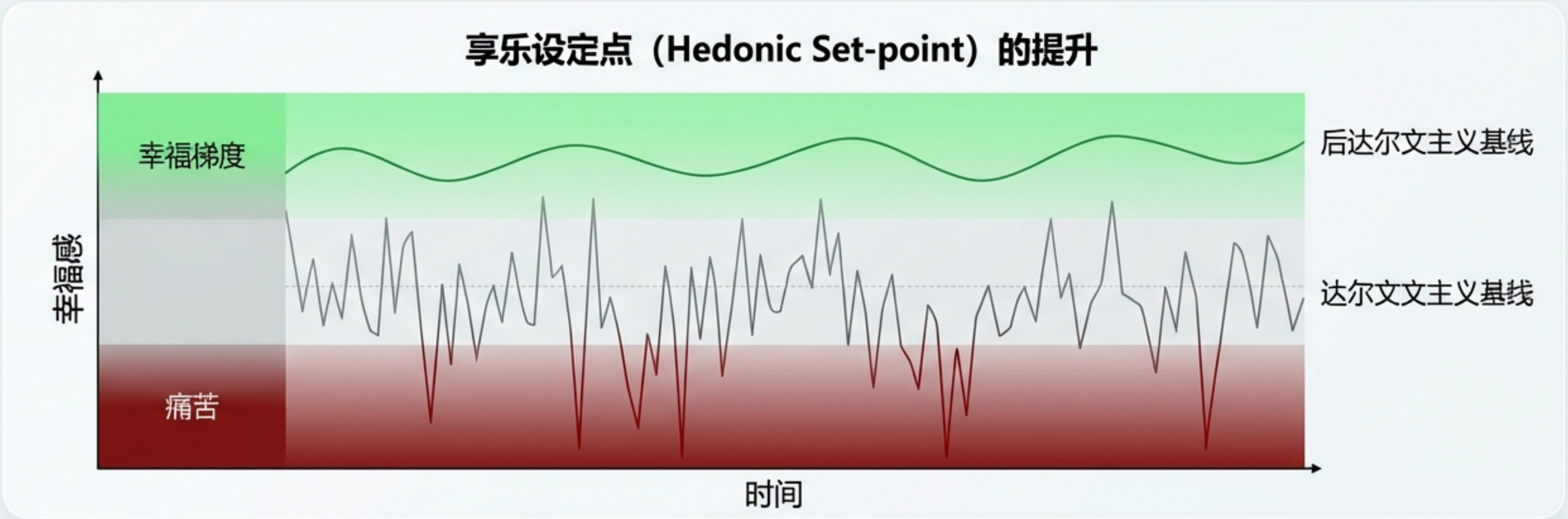
痛苦的功能性作用（例如，作为伤害的信号）可以在不涉及不愉快感受的情况下，通过其他方式被多重实现（multiply realised）。

从达尔文主义到后达尔文主义：我们的痛苦和快乐反映了非洲大草原上的遗传“适应性代币”。在后达尔文时代，我们可以主动设计一个更优化的稳态。



NotebookLM

重新校准现实：以幸福的梯度作为引导



核心机制：我们未来的生命体验可以在一个远高于今天的幸福基线上波动。危险或错误的信号不再通过“痛苦”来传递，而是通过“极乐的暂时减弱”来体现。这种体验仅仅是过去野蛮痛苦的功能类似物。

关键系统：重新设计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（mesolimbic dopamine system）是关键。它不仅调节快乐，还介导动机和趋向行为。

自然案例：“高涨性情感”（Hyperthymic）的人群，天生就由幸福的梯度驱动生活。

NotebookLM

通往无痛苦未来的两条路径

路径一：“赛博格”方案 (The ‘Cyborg’ Solution)

运用模块化植入物、智能神经芯片和假体，实现高效的伤害感知（nociception）和规避行为，但完全没有痛苦的主观感受。我们可以拥有比人类更灵敏的传感器，同时彻底摆脱达尔文进化遗留下的残酷感受。



路径二：“湿件”方案 (The ‘Wetware’ Solution)

完全通过生物化学和分子遗传学手段，重写我们自己的基因组，添加新的“设计染色体”，从根本上上删除痛苦的遗传密码。这是将天堂从一个比喻变成变成一个政策选项。



NotebookLM

伦理的视界：将“慈悲之环”扩展至所有生命

一旦我们掌握了消除自身痛苦的技术，我们的道德责任是否会止步于人类？



一个由无数个体选择驱动的渐进变革，最终可能实现一个宏大的废除主义设计。

NotebookLM

从“不可能”到“理所当然”

“在外科手术中，‘刀’和‘痛’是两个在患者心中永远无法分割的词语。逃避手术中的痛苦是一种幻想…”

——阿尔弗雷德·韦尔波（Alfred Velpeau），法国外科学会主席，1839年

十年后，他的断言就已过时。

我们今天用来为“情感痛苦”辩护的论点，在我们的的后代看来，是否也会同样显得古怪和不合时宜？

NotebookLM

跨越文明的门槛

当我们跨入一个无痛苦的宇宙，那种曾伴随19世纪反对麻醉论点的文化健忘症，最终也可能降临到那些为情感痛苦辩护的论点上。

在“元年”之后，旧达尔文主义生命的生存之痛，以及支撑它的种种合理化说辞，都可能被迟来地遗忘。

然而，对于今天无数仍在受苦的生命而言，这样一场精神健康的革命，仍是一个遥远的幻想。



NotebookLM